

实践的历史理性



周燕来 李建森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xduph.com>

实践的历史理性

周燕来 李建森 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的历史理性/周燕来, 李建森编著.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606-2424-2

I. ①实… II. ①周… ②李… III. ①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4028 号

策 划 马武装

责任编辑 狄长庆 马武装

出版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南路 2 号)

电 话 (029)88242885 88201467 邮 编 710071

网 址 www.xduph.com 电子邮箱 xdupfxb001@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单位 西安文化彩印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8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7-5606-2424-2/B · 0005

XDUP 2716001-1

如有印装问题可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并提出“实践的历史哲学”概念。通过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理论和历史进行考察,论证这种崭新的历史哲学既超越了批判的历史哲学,也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实践的历史理性革命性地把“感性生活”作为历史和历史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追寻实践的历史理性,彰显人的历史地位,是本书对历史哲学学术生存的理想。

前 言

“历史”对于哲学而言，始终是一块极具诱惑力的沃土。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史还是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修书好古，实事求是”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哲学人生。随着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哲学家显然现在发现了新的能够更加直接透视和反观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或者说自己的前世、今生、来世的经验天地。关于自然与物的思索虽然仍然非常重要，可是它还是不得不给对历史的思索留出足够的发挥空间。尽管对于“自然”的哲学与对于“历史”的哲学的权重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完全不同，甚或是截然相反的，可是，历史哲学还是生机勃勃地随着“人的发现”而迅速地扩张开来。“历史感”成为现代哲学家所必须具有和面对的学术存在。

这种“历史感”不是历史学家的那种历史感。历史学家常常给予的是一种沧桑感，一种对器物所浓缩的具体时间、一种废墟所消弥的具体空间的联想复原，同时也是一种对文本视域所遮蔽的光彩的开启。尽管这种“土拨鼠”式的历史经营在今天遭遇了许多德里达式的挑战，可是历史学本身对此并没有做出太过激烈的反应。它仍坚守着自己的“客观性”理想。因此，那些外行的哲学家们在它那里唯一收获的只是高贵的不屑一顾。也许这是一场有趣的“哑战”。哲学家不得不退回到自己的领地中，冷静地压制自己的“历史”躁热，他们要反省自己的“入侵”行为。

哲学家在“历史”中所抒发的是对生命的体验，是一种像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伟大的历史感”。历史好像从未变化过，这是非常真实的。就像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所认为的那样，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变化是虚妄不实的。”在这种理论看来，“历史”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自从柏拉图开启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以来，所有的哲学都是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回应。称其为形而上学的那些语言

仍旧把自己牢牢地拴在形而上学之锚上。因此，“语言”并没有发生变化，言辞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语境。“历史”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历史。这些“语言”和“历史”之所以被看作是变化的，绝不是它本身的缘故。它们所闪耀的个性之五光十色，只不过是语境和历史地貌的倒影而已。祖训一直被小心呵护着：祖父告诉父亲，父亲教给儿子，代代相传，香火不绝。看来，思辨在消解着“历史”。历史哲学从抬举人开始，最后走向藐视人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在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同沃尔什“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说成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修订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的话，那就可能导致事实和价值的双重错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一些学者也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建构成黑格尔式思辨体系。不管其主观意欲如何，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具有上述的两重错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这样看待历史，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同样也超越了批判的历史哲学。因为他革命性地把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作为历史和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这种基点上搭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框架——实践的历史哲学，正是我们在本书中孜孜以求的一种“良知”，一种诉诸实践精神的历史理性。

作 者

2009年10月

目 录

导论 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实践的历史哲学	1
(一) 对历史本体的哲学追寻	2
(二) 实践的历史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
(三) 实践的历史哲学的根本变革	7
(四) 实践的历史哲学的视阈和逻辑	9
1. 历史决定论	9
2. 历史认识论	11
3. 人的历史哲学地位	13
第一章 事实中的幻想还是幻想中的事实 ——实践的历史本体论	17
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	18
(一) 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追溯	18
(二) 客观性：在刚性和弹性之间	20
二、有关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当代论战	25
(一) 历史客观性问题上的对立观点	25
1. 客观主义思想	26
2. 相对主义思想	27
(二) 后现代主义的态度	30
三、实践唯物主义维度下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33
(一) 史学求实和认识一致性的意谓	33
(二) 人的生活实践是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	37
第二章 实践之外无历史——实践的历史决定论	41
一、历史决定论	42
(一)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界定	42
(二) 以往的历史决定论	44

(三) 以往历史决定论的缺陷	48
二、对实践的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50
(一) 历史非决定论思想	50
(二) 现代西方历史非决定论	53
1. 意识形态方面	53
2. 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性	54
3. 生产方式理论	55
三、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58
(一) 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59
1. 历史的“交互作用”与“合力论”	60
2. 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	60
(二) 实践的历史决定论的双重视角	64
第三章 善与恶的较量——实践的历史动力论	69
一、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	70
(一) 需要推动历史发展进步	70
(二) 需要的有效实现形式——恶	75
二、道德和历史视角下的发展进步	81
(一) 进步和发展的两种标准	82
(二) 进步和发展标准的实践批判	83
三、宏观和微观：不同动力机制下的历史进步和发展	85
(一) 宏观机制	85
(二) 微观机制	86
第四章 哲学主题的转换与主体转换的哲学	
——实践的历史主体论	91
一、非马克思流派对历史主体和主体性的阐释	93
(一) 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历史主体性根源的争论	94
(二) 康德对历史主体的社会性的扩展	97
(三) 黑格尔对历史主体的唯心思考	99
(四) 费尔巴哈对历史主体的概括——人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101

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102
三、社会历史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	107
(一) 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107
(二) 主体选择的能动性 & 受动性	109
(三) 社会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内在统一	110
第五章 思辨下的历史与历史下的思辨	
——实践的历史认识论	113
一、思辨下的历史——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115
二、历史下的思辨——历史认识的主体性	120
三、思辨下的历史与历史下的思辨的统一	
——实践的历史认识论的基础	126
第六章 历史理性批判的拱顶石	
——维柯的历史哲学研究	132
一、历史的本体论	133
(一) 历史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133
1. 历史发展的规律论	133
2. 历史发展的目的论	137
(二) 历史发展：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138
1. 历史发展的式样	138
2. 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140
3. 历史发展的终极机制	144
二、历史的认识论	146
(一) 历史认识的批判性和开放性	146
1. 历史认识的批判性	147
2. 历史认识的创造性	148
(二) 历史认识的原则和方法	150
1. 历史认识的原则	151
2. 历史认识的方法	152

3. 历史认识的质料	153
第七章 思辨历史哲学的峰和谷	
——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	161
一、黑格尔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162
(一) “世界历史”、“世界理性”观念的形成	162
(二) 历史观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	163
(三) 世界观依然以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165
二、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逻辑构架	168
(一)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	169
(二) 世界历史是精神自由的必然结果	173
(三) 充分肯定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176
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局限性	180
(一) 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	181
(二) 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181
四、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黑格尔历史哲学	184
第八章 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构建	187
一、马克思历史哲学基本概念的界定	187
(一) 对“历史”的界定	187
(二) 对“历史主体”的界定	190
(三) 对“历史客体”的界定	193
(四) 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关联	195
二、实践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史的“哥白尼式革命”	197
(一) 德国古典历史哲学溯源	197
(二) 实践：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源泉和动力	199
1. 实践：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	199
2. 实践：人类历史的建筑术	202
三、世界历史：从“空想”到“现实”	205

(一) 世界历史的逻辑始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世界化	206
(二) 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统一	209
1. 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一元论	209
2. 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论	212
(三) 世界历史的终极指向	214
第九章 汤因比是怎样研究历史哲学的	217
一、汤因比历史哲学观的内容	218
二、汤因比历史哲学观的规律	223
三、汤因比历史哲学观的转变	225
四、汤因比历史哲学观的意义	229
五、汤因比历史哲学观的局限	231
第十章 未来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	234
一、未来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演变历史	235
(一) 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	235
(二) 未来主义社会思潮的思想主旨	238
二、未来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比较分析	243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思想与 汤因比的文明历史观	243
(二) 未来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以往社会形态理论的比较	246
三、未来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现时评价	250
第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幻象	254
一、神话：理性的理性主义蜕变	254
二、梦呓：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建筑术”	261
三、破灭：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价值	269
后记	275

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

——实践的历史哲学

历史不是主观意志的表演舞台，也不是什么神秘精神的展现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既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反对分析的历史哲学，并因此成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这种规律是同人的现实生活内在关联的，是在人的参与中发生的，因而与自在的自然规律有明显区别。正是基于生活实践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实践的历史哲学。这个体系的基本范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实践”在历史解释中的具体化：“人们的实际(物质)生活过程”、“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逻辑的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从实践范畴最简单的样式“劳动”开始，经过“交往”、“生产”，一直展开为“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的“全面发展”过程。所以，马克思把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指出了人们在历史规律的制约下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为了说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他还创立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范畴，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历史的终极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确实是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不管一些思想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们都很难否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当我们今天回到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的一系列文本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马克思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模式——实践本体论模式。这种本体论模式既包含着强烈的反形而上特质，但是又拒斥解释上的“胡作非为”。而这种思想，从当代哲学来看，正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无数次反复后，思想家所发现的唯一可行的哲学学术和思维的出路。马克思被重新发现了。因而，当代哲学大家诸如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贝尔等人对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认为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实践的历史哲学仍然是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超越，开辟了历史哲学的新纪元。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①实践的历史哲学属于完备而且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它不仅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世界，而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它的创立破天荒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和一般规律，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既是“人学”的，又是“科学”的；既符合自由规律，又符合自然规律；既合乎目的性，又合乎规律性。

（一）对历史本体的哲学追寻

近代历史学家已经不再像奥古斯丁那样把“上帝”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88—1744)力图把历史学改为一门“新科学”，他对历史学的贡献是唤起人们的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11 页。

历史意识，他要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维柯 1725 年出版的《新科学》成为历史哲学世俗化的开端。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在人类的心灵本身变化中可以找到它的原则。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首先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他探求民族精神、习惯、习俗等。伏尔泰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近代世界史编纂的新时代。在伏尔泰那里，上帝失掉了他的神性，而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力量。这意味着，由于伏尔泰，历史哲学从神学阶段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同时，德国的唯心主义把文化科学中的历史领域同自然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康德把历史看成是人与社会制度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他把历史看成发展进化的过程，同时也重视历史世界中的因果关系。黑格尔认为，历史只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证实了“上帝”。另外，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历史哲学被称为“文化形态史学”，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旨是对照古典时代的没落，描述我们正进入期间的、历时达数世纪之久的一个世界历史形态。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Toynbee, 1889—1975)认为，上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最高的历史事实，宗教是唯一值得历史学家关注的题材。概言之，这些思辨历史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表现出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缺乏严密的科学的逻辑分析。

进入 20 世纪，思辨哲学因为其自身的抽象和空洞而失去了原有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实证的科学哲学。与此相对应，思辨的历史哲学也让位给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历史学。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等等，用哲学的独特眼光来审视历史知识的真伪性质成为历史哲学最为基本的任务。英国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认为，历史事件大都不是历史学家亲身经历的，他们常常由以往述说事实的人作证，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见证人的思想，历史知识就是对这些证词进行批判解释。狄尔泰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论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

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以“体验”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因此，历史是从内部认识的。而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Windelband, Wilhelm, 1848—1915)和李凯尔特(H. Rickert, 1863—1936)等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直觉在历史学研究中具有主导性作用，因此，历史被人看作是主观的东西。历史主义者把每个人、每个事件、每个时代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有其个体特征，也有其共同特征。历史主义有明显的反思辨色彩。科学主义主张人类与历史应该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历史主义主张社会与历史范围有其独立性，只能用历史方法。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33—1911)和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认为历史科学提供个体的知识，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知识。自然科学从自然界外部研究自然，历史科学从人类内部研究人类的经验和思想。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时代的活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哲学既反对批判的历史哲学，也反对思辨历史哲学，而且它本身还是在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中形成的。实践的历史哲学的创立是整个历史哲学史上的重大变革，并对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的历史哲学扬弃了以往历史哲学的思辨性，它不是在头脑中虚构，而是在历史本身中去发掘现实的、具体的历史联系。真正的历史哲学应当是来源于实践生活又复归于实践生活的。

(二) 实践的历史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代历史学家，甚至包括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并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认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认为，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他进一步指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

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①。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就社会学而言，不仅包含着一个完备的社会本体论，而且，就历史学而言，它也确实包含着一个完备的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它的史学本体论的核心就是必须从对人们的实际历史生活过程的考察中寻找研究前提，而不能把抽象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它的方法论就是由它的基本理论和它揭示的规律转化而来的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

在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不能把它的原理和它所揭示的规律当作公式来套用。这也是由它的本体论决定的，因为它揭示的规律就含有“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层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层次上去理解和研究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和活动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61～262页。

的研究中产生。”^①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展开的起点和前提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②。

这样，本体论就转化为一种追寻个性精神的历史研究指导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要求我们“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出自己的研究前提，而不要把任何现成的理论或模式作为前提。所以，马克思坚决反对把唯物史观当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877年，马克思批评了一位把他的理论抬高为一切民族必由之路的俄国作家。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的目的。”^③遗憾的是，连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这些方法论原则，甚至把五种社会形态按统一顺序演进的“规律”当成了研究的前提，结果不但使自己的研究陷入公式主义的歧途，也使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唯物史观产生更多误解和厌弃。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讲过，自己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的，因此，这种理论也只适用于对欧洲历史的考察。这非常清楚地表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同思辨的历史哲学有本质的区别的。

唯物史观还蕴含着科学的史学认识论。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